

中国文化视角下丝巾之源变

李启正^{1,2}, 贾淑琦², 方婷玉², 邓涛³

[1.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丝绸文化与时尚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8; 2.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丝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3. 杭州奥罗拉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42]

摘要:针对当前普遍认为丝巾源自西方服饰体系的主流观点提出疑问。通过历史文献调查与文物图像分析,系统梳理丝巾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不同形制与发展脉络,并从图案、材质、形状、色彩、工艺等设计视角分析丝巾设计要素之变。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丝巾”形制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巾帔”;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虽无“丝巾”这一称谓的直接记载,但与丝巾形制相近的服饰品类众多,并形成了连续的服饰传承体系。先秦“巾帔”奠定实用基础,魏晋“帔帛”开启装饰功能,宋代“霞帔”实现制度规范,明清“云肩”和清朝“领巾”则将装饰与实用统一推向极致。现代丝巾作为女性颈间的时尚符号,其演变是中西方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符号。

关键词: 丝绸; 丝巾; 巾帔; 帔帛; 霞帔; 云肩; 领巾

中图分类号: TS 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5)02-0140-08

Origin of Silk Scarv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LI Qizheng^{1,2}, JIA Shuqi², FANG Tingyu², DENG Tao³

[1. Zhejiang Silk Culture and Fashion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College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Silk Colleg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3. Hangzhou Aurora Industrial Co., Ltd., Hangzhou 31004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prevailing view that scarves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lothing systems. Through historical document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lic image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various forms and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silk scarves in ancient Chinese attire. The investigation analyzes design transformations in patterns, materials, shapes, colors, and craftsmanship.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earliest form of Chinese "silk scarv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jinpei"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lthough there are no direct records of the term "silk scarves" in ancient Chinese clothing systems, numerous similar garments formed a continuous sartorial heritage: The pre-Qin Dynasty "jinpei" established practical foundations, the Wei-Jin Dynasties "peibo" initiated decorative functions, the Song Dynasty "xiapei" achieved institutional standardization, while the Ming-Qing Dynasties "yunjian" and Qing Dynasty "lingjin" perfected the integration of decoration and utility. As a modern fashion symbol around women's necks, the evolution of silk scarves embodies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serving as significant semiotic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ey words: silk, silk scarves, jinpei, peibo, xiapei, yunjian, lingjin

丝巾作为当代重要服饰品,兼具装饰与御寒等功能,涵盖领巾、披肩、头巾、围巾等子品类^[1]。大

众普遍认为丝巾源自西方服饰体系,有观点认为,早期丝巾可能源于腰肩部位的布带装饰,其雏形最

收稿日期:2024-12-13; 修订日期:2025-03-23。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基地项目(2024JDKTYB05)。

作者简介:李启正(1981—),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文化、期刊评价管理、学术平台建设等。

Email:liqizheng@zstu.edu.cn

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3 000 年古埃及的缠腰布与流苏长裙^[2];公元前 412 年的古希腊书籍 *Lysistrata* 记载了一种原产于中国的透亮丝绸“阿摩戈斯服装”,普遍认为其已具备丝巾披肩的基本形制;此外,中世纪前北欧与北法兰西地区用于御寒的布巾,亦被大众视为现代丝巾的雏形。在中国服饰体系中,虽无“丝巾”这一称谓的记载,但发现与丝巾形制相近的服饰品类众多,最早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帔”^[3]。文中通过文献梳理与图像分析,重点梳理丝巾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起源与脉络,并从设计维度探讨丝巾在图案、材质、形状、色彩、工艺等方面的演变特征,从中国文化视角探索丝巾之源变。

1 中国古代“丝巾”相关形制

东汉末年,刘熙《释名·释衣服》记载:“帔,披也,披之肩不及下也”。“帔”亦作“被”“披”“巾”,指一种披于肩背的常服巾帛,是中国古代与丝巾形制最为接近的服装配饰。据史料记载,早期“帔”主要有两种形制^[4]:其一是“横帔”,披于肩上,又称肩帔或披帛;其二是“直帔”,拖曳于身后,覆于横帔之下,亦名大帔或褙子。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三代无帔说,秦有披帛,以缣帛为之。”据此推断,“帔”的形制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

1.1 巾帔

秦朝时期,“巾帔”主要作为男子的护颈服饰,形制类似于现代的长条丝巾或三角披巾(见图 1),其主要由质地细薄的缣帛或麻葛制成,兼具防寒保暖与装饰功能作用。



图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中的秦高级吏俑

Fig. 1 Qin senior official figurine from the Emperor Qinshihuang's Mausoleum Museum

西汉扬雄《方言》载:“帟袂谓之被巾”。东晋郭璞注:“妇人领巾也”。清代钱绎《方言笺疏》释:“帟袂所以护领,与褙同,故谓之被巾。”《魏书·列传》中对波斯国人佩戴巾帔亦有描写:“其俗:丈夫

剪发……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可见“帟袂”“被巾”“领巾”“巾帔”等均指披挂于颈周的护领,是目前形制史料中可见的最早护颈巾饰。东汉许慎《说文》释“巾:佩巾也,从冂,象系也。”其象形文字为两端垂落的织巾,正合披于肩颈之状(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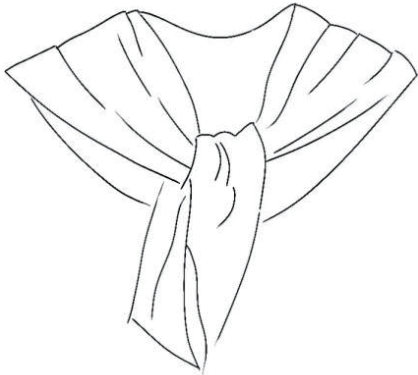


图 2 秦汉时期巾帔样式

Fig. 2 Jinpei styl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1.2 帔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佛教东传,促使中原服饰吸收西域及印度风格。这一时期的“帔”逐渐呈现飘曳风格,蕴含道教神仙思想的象征意义。从西魏莫高窟第 288 窟女供养人像可见,当时已出现长条形装饰帔帛,具体如图 3 所示。这种帔帛的装饰性与审美价值显著提升,实用性则逐渐弱化,既体现了社会审美需求的转变,也印证了文化交融对服饰演变的推动。



图 3 西魏莫高窟第 288 窟女供养人像

Fig. 3 Female donor figure from cave 288, Mogao Grottoes, Western Wei Dynasty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记载,隋唐时期“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此“帔帛”又称“披帛”,材质多为轻薄的纱罗或丝绢,纹样可素可花,长度普遍超过 2 m,披搭于肩上时能充分展现其飘逸特质,形制类

似于现代的长条形丝巾。唐代女性偏爱窄袖袒领上襦配束胸长裙,再将帔帛绕肩后曳地,形成独特的大唐风尚,其样式如图 4 所示。至唐朝中期,帔帛使用更为普及,同时期《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宫乐图》等众多画作均描绘了女性帔帛的动态之美^[5]。此时期,众多古籍亦有相关记载,如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中载:“女人披帛,古无其制,开元中,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寻常宴参侍令,披画披帛,至今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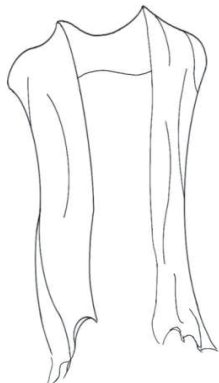


图 4 唐代帔帛样式

Fig. 4 Peibo styles of Tang Dynasty

帔帛披戴方式多样。较为常见的披法是将其披于颈间领下,随后绕至肩背,两端自然垂于臂旁,亦可将两端在胸前打结。如莫高窟第 130 窟《都督夫人礼佛图》(见图 5)中,披帛一端固定于胸前或腰间,经后背绕至肩上自然垂落。



图 5 唐莫高窟第 130 窟《都督夫人礼佛图》

Fig. 5 Lady Duda's Buddhist Ritual Scene from Cave 130, Mogao Grottoes, Tang Dynasty

晚唐五代时期,帔帛与大袖衣的搭配成为定式,帛身主体弧度更倾向于自然垂坠于胸前,两端在身后或手臂外侧绕搭,形制较早期更为狭长,长度可达 3~4 m,如晚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见图 6)^[6]。



图 6 晚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Fig. 6 Detail from HAN Xizai's Night Banquet by GU Hongzhong, late Tang Dynasty

1.3 霞帔

宋代,帔帛正式纳入礼服制度,分化为霞帔与直帔。宋高承《事物纪原》对二者社会属性有明确界定:“今代帔有二等,霞帔,非恩赐不得服,为妇人之命服,而直帔通用于民间也。”宋代霞帔延续晚唐帔帛向后绕搭的特点,整体呈 V 字形,末端演化为倒三角状,由两条绣满吉祥纹样的细长罗带连接,以系带固定。此时霞帔形制繁复,且为彰显华贵雅致^[7],其下端常垂缀金玉坠饰。霞帔样式演变过程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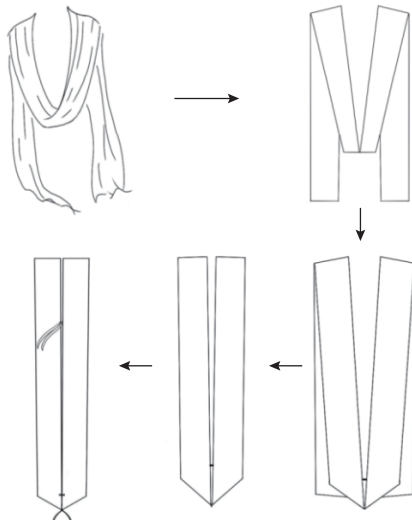


图 7 宋代霞帔样式演变

Fig. 7 Evolution of xiapei styles in Song Dynasty

尽管《事物纪原》记载“霞帔名,始于晋矣”,但从现存史料中检索“霞帔”一词,发现其最早见于唐代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虹裳霞帔步摇冠”^[8],此处实指华丽披帛。宋时期,霞帔逐渐演化为形制硬挺的命妇礼服。此时的霞帔已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的标志与荣誉象征。民间女性常服则延续唐式帔帛,称为“直帔”。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挑菜”条目记载:“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篋环、珠翠、领抹。”关于领抹形制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是宋代女性裙子对襟边缘的长条花边,亦

有观点将其归入直帔类饰物^[9]。

明代霞帔制度承袭前代,《明史·舆服志》明确规定皇后常服为大衫霞帔,其他妃嫔及命妇服饰亦遵循此制,但在衣色纹样上各有定制。《明会典》记载:“一、二品蹙金绣云霞翟纹,三、四品金绣云霞孔雀纹,五品绣云霞鸳鸯纹,六、七品绣云霞练鹊纹,八、九品绣缠枝花纹。”据《明宫冠服仪仗图》及相关记载,明代霞帔由两条并列相连的彩练构成,各长五尺七寸(约 170 cm),宽三寸二分(约 11 cm),两侧饰珍珠,前端裁为尖角并缝合,角端挂金玉坠,末端平直,佩戴时需将末端纳于大衫身后的兜内(见图 8)。明代《三才图会》还记载了一种挂脖式霞帔(见图 9),左右绣对称纹样,在前颈处通过纽襻固定,尾端尖角饰珍珠,其佩戴方式与现代系带手法存在相似性,但因缺乏出土文物佐证,此样式仍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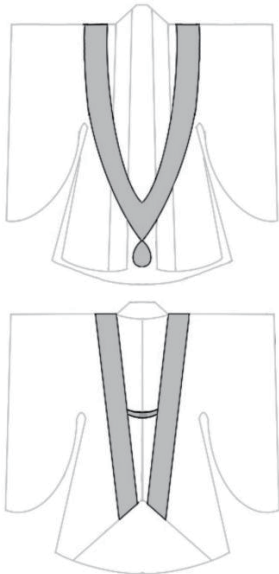


图 8 明代大衫霞帔样式(参考《明宫冠服仪仗图》)
Fig. 8 Ming Dynasty dasha and xiapei styles (refer to Illustrated Manual of Ming Palace Ceremonial Attire)



图 9 明代《三才图会》霞帔样式
Fig. 9 Xiapei depiction from Sancai Tuhui, Ming Dynasty

清代的霞帔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工艺与设计,如图 10 所示。霞帔采用刺绣、缂丝、妆花等工艺,宽度与背心相当,前端两角合并,增设衣领及后片装饰,前后两片或缝合或系扣,下端三角以彩色流苏取代传统帔坠。清代霞帔中部设补子,纹样严格对应命妇或其丈夫的官职品级,确保服饰与身份的精准匹配。值得注意的是,武官之妻的霞帔补子仍遵循文官纹样制度,以鸟纹绣补而非兽纹,既体现女性贤淑的社会期许,又彰显性别的社会分工。在正式场合,霞帔需与凤冠搭配,构成诰命夫人的礼仪规范^[10]。这种礼服化的霞帔与凤冠组合,不仅是贵妇身份的庄严象征,更是其社会地位与荣华富贵的直观体现。

关于清代霞帔是否应归入“巾”的范畴,学术界尚存争议。经过清朝改制,霞帔已演变为背心式服装,融入满族服饰礼制,形成完整的服饰结构与设计体系,从形制特征看更倾向归属坎肩类服饰。但因其由宋明霞帔演变而来,从发展脉络考察仍具有一定传承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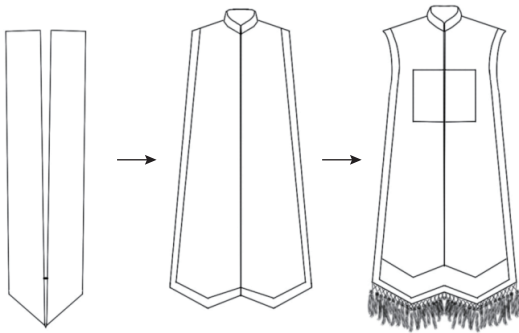


图 10 清霞帔样式演变
Fig. 10 Evolution of Qing Dynasty xiapei styles
1.4 云肩

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云肩也是一种重要的肩颈装饰品^[11]。云肩起源于隋唐时期,初为保护领口肩部的实用物品,至明清发展为精美的服装配饰,围于脖颈,呈放射状^[12]。早期敦煌壁画中可见类似云肩的肩帔饰物,常被赋予宗教神话或飞天意象,反映当时的宗教文化^[13],这类饰物按形制可归属于“横帔”,具体如图 11 所示。云肩多以彩锦刺绣制成,金人张璃《大金集礼·舆服志》记载“日月云肩”,“云肩”之名由此确立。民国徐珂《清稗类钞·服饰》释:“云肩,妇女蔽诸肩际以为饰者。元之舞女始用之,明则以为妇人礼服之饰。本朝汉族新婚时亦有之。”至清末,云肩成为平民婚嫁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戏曲表演中作为旦角宫廷装束,通过视觉化设计凸显角色身份特征。



图 11 元莫高窟第3窟北壁十一面千手观音

Fig. 11 Thousand-armed avalokitesvara mural on the north wall of cave 3, Mogao Grottoes, Yuan Dynasty

及至清代,根据绣片形态,云肩样式主要分为4种类型(见图12):①如意式:形似心形或灵芝,由多个如意形绣片对称/放射排列。②四合如意式(如意式变体):四片大如意绣片前后对合,呈方圆对称造型。③柳叶式:多条柳叶形绣片放射排列。④柳叶如意式:柳叶形基底缀如意绣片,层次丰富。此外还有莲花式、元宝式、组带式、连心锁式等变体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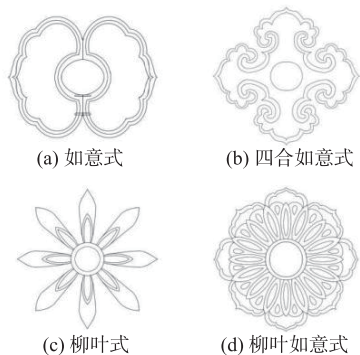


图 12 清云肩样式(参考王亚蓉《中国刺绣》)

Fig. 12 Qing Dynasty yunjian styles (reference: WANG Yarong's Chinese Embroidery)

1.5 清领巾

清宫剧中常见的女性领巾形制与现代丝巾较为接近,其在史料中可追溯至清代。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记载:“今京师妇人领系白绢巾,长垂数尺余。”因旗装多为无领设计,清代女性常在裸露脖颈处围系素色领巾,兼具御寒与装饰功能。据现有史料,清代领巾形制最早见于道光年间(1921—1950年)。如《孝慎成皇后观莲图》中的孝慎成皇后身着蓝绿色旗装,佩戴白色领巾观莲(见图13^[14])。

清代早期领巾佩戴较为简洁,通常轻绕脖颈,一端藏于便服大襟内,另一端垂于右胸前,既体现宫廷庄重典雅,又展现女性服饰的柔美特质。晚清

时期,领巾长度增加并绣以金银线花纹^[15],缀宝石、珍珠等饰件,成为宫廷后妃服饰的重要特征(见图14)。综上,无论是形制还是功能,清代领巾已非常接近现代长条形丝巾。



图 13 清道光《孝慎成皇后观莲图》局部

Fig. 13 Partial from Empress Xiaoshengcheng Admiring Lotuses, Daoguang Reign, Qing Dynasty



图 14 颐和园藏《慈禧太后》油画像局部

Fig. 14 Partial from oil painting Empress Dowager Cixi, Summer Palace Collection

2 现代丝巾的出现与发展

晚清时期,西洋文化渗透^[16],中国传统服饰体系受到冲击,新旧思想的碰撞在服饰领域催生了中西合璧的新风尚。

20世纪20年代,现代丝巾雏形初步形成,并在款式、图案、材质等方面不断创新,领巾系法也成为社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代,方巾与长巾盛行,人造丝材质的运用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选择。这一时期,西方丝巾的传入为民国服饰文化注入了新元素。特别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女性常以花色或素色丝巾搭配旗袍,既凸显身材曲线,又增添细节美感,此类搭配在《良友》《上海画报》等时尚媒体中经常出现。图15为1940年《良友》杂志第150期刊登的女性服装搭配造型,当时丝巾多为长条形,或作围巾或作披肩,通过层次叠加展现女性的优雅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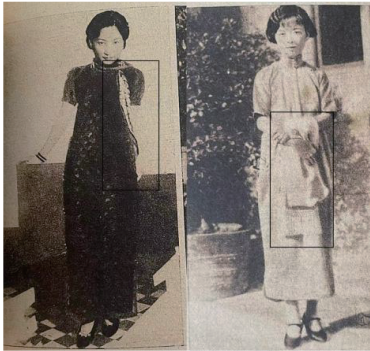


图 15 《良友》第 150 期中的旗袍加丝巾造型

Fig. 15 Qipao with silk scarf from *Young Companion* issue 150

从中国文化视角看,“巾”因实用性需求产生,兼具保暖、防晒等功能,“帔”则被赋予宗教神话象征意义。朝代更迭促使“巾帔”装饰性增强,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差异。传统“巾”“帔”历经现代改良,并非简单的样式更新,而是通过图案、色彩、材质的创新,深刻反映现代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的变革。20 世纪 60 年代,丝巾成为全球时尚必备单品;70 年代达到发展巅峰,其设计兼具浪漫主义色彩与艺术特质,诞生诸多经典款式;90 年代,复古风潮再度兴起^[17]。随着西方文化对实用性及个人自由的强调,“巾”逐渐剥离身份象征,回归实用本质。这种转变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掘与认知。

在东西方文化中,丝巾的发展演变也体现了服饰文化的变迁,丝巾在古代始终彰显着高贵的形象,是社会上流阶层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下,价格亲民、质地精良、设计精美的丝巾不断涌现,大众市场对丝巾的消费需求也持续增长,使其能够适配更多日常搭配场景。

3 现代丝巾设计要素之变

3.1 图案构图之变

现代丝巾图案注重形式均衡,通过多种风格营造画面的稳重与和谐。文中认为,中国山水画以“气韵生动”为核心,融合画家的情感与审美^[18],其构图法则与丝巾构图设计的均衡理念非常一致。文中基于丝巾图案构图的相关研究,结合平面构成要素,总结出“轴对称式、中心均衡式、自由式、综合式”4 类丝巾图案布局模式,25 种构图示例具体如图 16 所示。丝巾中的许多构图思路与南朝梁谢赫《画品》中的“经营位置”思想异曲同工,如“主次法则”衍生的凝聚式构图可体现于图 16(b)中“花”与

“地”的均衡设计;旋转骨架式布局与 C 形、S 形构图相似^[19-20];云雾、水波纹等元素通过流畅线条与渐变色处理,增强了丝巾的层次感与立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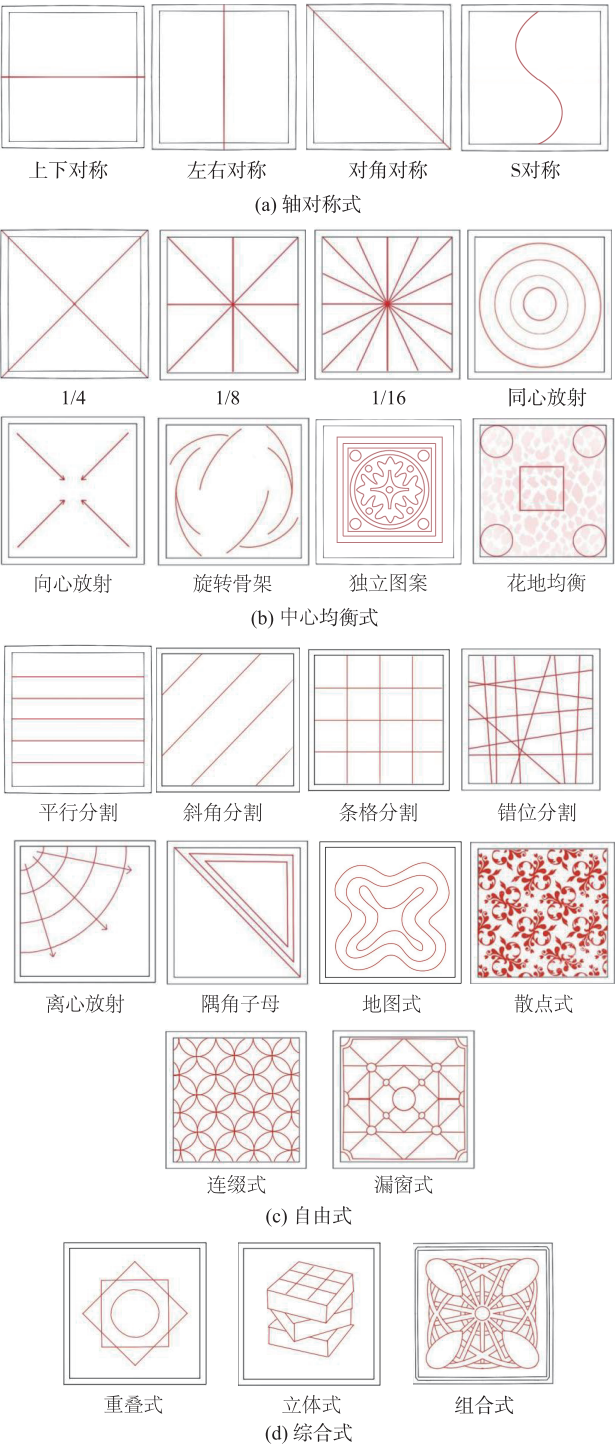


图 16 现代丝巾构图布局及示例

Fig. 16 Composition layout and examples of modern silk scarves

3.2 面料材质之变

古代巾帔材质以天然纤维为主。先秦时期兵吏佩戴的“巾帔”,多由缣帛和麻葛制成。随着巾帔装饰性与地位象征性逐渐增强,其面料改为具有华

丽光泽与柔软悬垂特性的丝绸。现代丝巾材质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形成以下3种主要类型:①天然纤维,主要以桑蚕丝为原料,常用斜纹绸、素绉缎等丝绸品种,亦采用纱罗、香云纱等轻薄高档面料。②化学纤维,聚酯纤维、再生纤维素、再生蛋白质等纤维材料被广泛应用,凭借成本低廉、易加工、色彩丰富等优势,为丝巾规模化生产提供多样选择。③复合材质,通过混纺、交织等工艺,实现天然纤维质感与化学纤维功能性的结合,满足现代人对生活品质与便捷性的需求。纤维材质的创新通过技术革新拓展了丝巾的应用场景,推动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3.3 尺寸形状之变

古代丝巾历经三角巾、长条形帔帛、V字形霞帔、单一领巾及云肩等形态演变,虽形制多样,但多采用单一造型。现代丝巾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向多样化发展,丝巾多以长方形、正方形为主,也有三角形、菱形等特殊造型的变化;但丝巾尺寸渐趋统一,如正方形丝巾便形成一定的尺寸规格:特大方巾(110 cm×110 cm)、大方巾(90 cm×90 cm)、中方巾(70 cm×70 cm)、小方巾(50 cm×50 cm)。现代丝巾涵盖头巾、领巾、发带、披肩、腰饰等品类,应用领域愈加广泛,还延伸至手腕装饰、包袋配饰等,也可作为装饰画。

3.4 色彩搭配之变

“远看色,近看花”,色彩在丝巾设计中作用极其关键,其视觉冲击力往往超越图案与面料^[21]。在古代,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和象征意义,如青、赤、黄、白、黑被视为高贵和正式的颜色,而其他颜色则被视为次等颜色,这种色彩体系蕴含深厚中国文化内涵^[22]。现代丝巾色彩运用突破传统正色局限,更注重层次感与情感表达。现代印花技术的发展,使丝巾色彩设计实现更加多元化的突破:高饱和度和色彩传达强烈情感,对比色、同类色、邻近色等搭配达到视觉平衡,为丝巾色彩设计提供无限可能。

3.5 制作工艺之变

传统巾帔制作时尤为注重手工精制,通常由熟练工匠通过手工织造、染缬、刺绣及缝制工艺完成。相较之下,现代数码织造、数码刺绣和数码印花技术的发展,则为丝巾设计注入更多创意活力,艺术作品可直接转化为丝巾图案,具有色彩还原度高、制作快捷、成本可控等优势。但对于当前高端丝巾品牌和个性化定制丝巾产品而言,手工工艺仍是首选,如法式卷边和反向卷边法等,此类工艺不仅要

求制作者具备高超技艺,更需极大耐心与专注力。

4 结 语

丝巾作为女性颈间的时尚符号,虽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形态,但仍能从中找到连续性:先秦“巾帔”奠定实用基础,魏晋“帔帛”开启装饰功能,宋代“霞帔”实现制度规范,明清“云肩”和清朝“领巾”则将装饰与实用推向极致。近代以来,丝巾在图案、材质、工艺等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形成独特的中西合璧风格。从实用单品到艺术载体,从本土符号到国际时尚,形成了丰富的体系。总而言之,丝巾的演变是中西方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既展现时代审美观念的发展变迁,又折射出社会文化的演变脉络,其价值体系从单一实用功能出发,逐渐融入时尚和文化元素,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符号。

参考文献:

- [1] 钟媛媛. 丝巾图案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D]. 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12.
- [2] 孙嘉骏. 爱马仕丝巾的设计手法及应用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9.
- [3] 杨蓉, 杨小明. 道服“帔”考源[J]. 中国道教, 2019(6): 56-61.
YANG Rong, YANG Xiaoming. Study of the origin about Taoist costume "pei" [J]. China Taoism, 2019(6): 56-61. (in Chinese)
- [4] 张蓓蓓. 帔帛源流考——兼论宗教艺术中的帔帛及其世俗化[J]. 民族艺术, 2015(3): 135-143.
ZHANG Beibei.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silk-throwing and its secularization in religious art [J]. National Arts, 2015(3): 135-143. (in Chinese)
- [5] 董佳雯, 张天一. 敦煌壁画中的披帛艺术特点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2(22): 40-42.
DONG Jiawen, ZHANG Tianyi.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iartin Dunhuang murals [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22(22): 40-42. (in Chinese)
- [6] 柴家玮. 《韩熙载夜宴图》中女子服饰艺术再现及其创新设计应用[D]. 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22.
- [7] 吴志明, 杜程, 孙涛. 宋代官服中绶带纹样探析[J]. 丝绸, 2024, 61(2): 125-130.
WU Zhiming, DU Cheng, SUN Tao. An analysis of ribbon patterns in official clothing of the So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2): 125-130. (in Chinese)
- [8] 孔令梅, 王宏付. 明清霞帔比较及其成因探析[J]. 服饰导刊, 2022, 11(6): 63-70.
KONG Lingmei, WANG Hongfu. A comparison of Xiape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auses of formation [J]. Fashion Guide, 2022, 11(6): 63-70. (in Chinese)
- [9] 沈雁. 说“领抹”[J]. 丝绸, 2012, 49(9): 70-72, 77.
SHEN Yan. Speaking of "collarease" [J]. Journal of Silk, 2012, 49(9): 70-72, 77. (in Chinese)
- [10] 崔岩. 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J]. 丝绸,

2024, 61(5): 111-117.

CUI Yan. Viewing various issues regarding the Weaving and Dyeing Bureau from the Han language memorandum archives of the Qing Palace's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5): 111-117. (in Chinese)

[11] 王雪婷, 谢朝. 清代杨柳青年画仕女服饰溯源与构建规律分析[J]. 服装学报, 2024, 9(4): 324-331.

WANG Xueting, XIE Zhao.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patterns of ladies' costume in yangliuqing's new year pictures from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4): 324-331. (in Chinese)

[12] 李奕霖. 清代云肩形制及纹样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22.

[13] 安静. 艺术符号学的多重起源[J]. 艺术探索, 2022, 36(2): 59-68.

AN Jing. On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art semiotics[J]. Arts Exploration, 2022, 36(2): 59-68. (in Chinese)

[14] 陈佳瑜, 郑丽莉. 中国传统服饰衣领形制与文化研究[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0, 28(1): 73-77.

CHEN Jiayu, ZHENG Lili. Research on the shape and culture of the collar of China traditional clothing[J].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020, 28(1): 73-77. (in Chinese)

[15] 郭艳. 广绣图案在时尚皮革服饰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6): 112-119.

GUO Ya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canton embroidery pattern in fashion leather clothing design[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6): 112-119. (in Chinese)

[16] 余继宏, 王莹倩, 李立辉.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家具设计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12): 8-12.

YU Jihong, WANG Yingqian, LI Lihui.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12): 8-12. (in Chinese)

[17] 曾玉蓉. 印花丝巾图案的构图及其艺术美分析[J]. 丝网印刷, 2023, 41(21): 20-25.

ZENG Yurong. Composition of printing silk scarf pattern and its artistic beauty analysis[J]. Screen Printing, 2023, 41(21): 20-25. (in Chinese)

[18] 熊曦. 中国山水画构图艺术研究[J]. 艺术评鉴, 2024(3): 183-188.

XIONG Xi. Study on composition art of China landscape painting[J]. Art Evaluation, 2024(3): 183-188. (in Chinese)

[19] 李韶君, 邓富泉, 许杰婷, 等. 哈萨克族马具装饰纹样设计因子提取及其在皮革制品中的应用研究[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6): 96-103.

LI Shaojun, DENG Fuquan, XU Jieting, et al. Extraction of design factors of Kazakh horse tack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leather goods[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6): 96-103. (in Chinese)

[20] 刘玲玲, 朱诗怡. 基于形状文法的金秀瑶族服饰纹样在文创女包中的设计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4): 121-128.

LIU Lingling, ZHU Shiyi. Design application of Jinxiu Yao clothing patterns based on shape grammar in women's cultural creation bags[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4): 121-128. (in Chinese)

[21] 张春明, 李树霞. 1980—2023 年明代民间女服研究回顾与展望[J]. 服装学报, 2024, 9(6): 521-529.

ZHANG Chunming, LI Shuxi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folk women's clothing from 1980 to 2023[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6): 521-529. (in Chinese)

[22] 郑巨欣. 中国服装色彩的文化共性[J]. 服装学报, 2025, 10(1): 59-63.

ZHENG Juxin. Cultural commonality of Chinese clothing color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5, 10(1): 59-63.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卢杰)